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別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別集卷十　　宋　章如愚　撰

經籍門

春秋

春秋有言外之意春秋之書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切恐不然文公語

錄

褒貶極是嚴謹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个權謀智畧兵機譎詐之書耳同上

大吉不專於法例春秋大吉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

意不過是會僭禮耳至如二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書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 同上

經世之大法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 同上

春秋之大旨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伯內中

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也先生每言近世解春秋者以所書之字為襃貶深所不取同上

春秋垂萬世法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孟注

春秋始於平王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同上

討亂臣賊子之法邪說害正人人得而闢之不必聖賢

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同上

傳例不可信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祥有所由致也同上

代王者賞罰之柄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強陵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修春秋以代王

者之賞罰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文公讀溫公

辨李公常語上

紀事之例不同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洒然處不能無失耳文公荅柯國材

不明書召王之非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于河陽恐是時史策已如此書葢當

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文公答張元德

讀者須反復涵泳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間濶義理通貫方有意味若一向如此安排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个從容活絡受用則何益於事耶文公答魏元履

春秋之文兼述作春秋之文兼述作也按舜典紀元日

商訓稱元祀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也

體元人主之職調元宰相之事即位二年必稱元年者明君人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

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
仲尼晚年而後修春秋夫子之修春秋何其著辭之嚴
而措意之密也按夫子世家載晏子問禮之年聖人時
既有立矣而春秋不作於此時歷聘諸國年踰知命而
春秋又不作於此時迨哀公十四年聖人幾七十餘矣
因西狩獲麟乃約魯史而修春秋聖人胡不着心於心
壯志鋭之年而乃拳拳於血氣既衰之後邪盖聖人惟
恐更天下之事故為未深閲天下之理義為未熟則未

敢恃一已之私見而立萬世之正論也

春秋大一統議甞經者黜百家尊孔氏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死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尊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從事是人自為政謬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

夫子自序其續威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

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
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
定元正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
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
春秋兼帝王之道　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
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
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
故莊公始生即書於策

平王末年誥命不足紀而後春秋託於紀事之史書止於文侯之命而春秋起於平王之末年其誥命不足紀而後春秋託於紀事之史乎且文侯之命之存於書已非灝灝之舊矣夫天子命諸侯曰伯父叔父可也顧父義和而字呼之得無降尊貶重乎又况錫圭瓚則是使之裡祀也賚弓矢則是得以專征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而又輕以示錫賚之恩乎考其一篇之命不惟褻天王之威重而且開諸侯之僭端是猶初年之出命也顧

已若此迨夫末年以天王之尊使其宰下賵諸侯之妾而祭伯之來初非有王命陵夷之勢遂至於此故書之文侯之命有以見帝王而下世變風移將降而為春秋戰國也春秋起於平王之末年有以見帝王以來風聲氣習不復返於春秋之世也嗟夫周書終而春秋始其殆黍離降王而國風歟

春秋多貶僖公詩多美僖公魯頌四篇皆為僖公作也僖公其魯之賢君歟孜之春秋閔雨喜雨有志乎民則

愛民重穀不爲無其事所謂淮夷攸服獨嘗會於淮耳新書南門則書之修泮宫無見也取濟西田則書之復周公之宇無有也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則書之所謂享以騂犧殆有時而不然也詩之删春秋之筆削皆出於吾聖人之手春秋直書而詩多溢辭何歟說者曰僖公之爲君功過相半者也詩不剌滅項伐邾之失懼其以過掩功春秋不書修泮伐淮之美懼其以功掩過詩寛而春秋嚴皆所以爲教也噫是則然吾姑以春

秋論僖公或者魯頌之美生於不足歟

哀公之春秋多遺意傳春秋者嘗曰定哀多微辭吾觀哀公之春秋未始不戒其往而開其新辭甚著明而何微之云且春秋書災多矣今而威宮僖宮書災亳社書災夫豈偶然耶春秋書外國之伐亦多矣今而書吳伐我齊國書帥師伐我夫豈闕其地耶春秋書螽亦多矣今而十二年冬十二月書螽明年九月書螽冬十二月又書螽夫豈失閏耶季氏出於威公立於僖公而奕世

專魯之政者也故威僖親盡而廟不毁然則二宫之災天以戒季氏之强盛也明矣諸侯之有商社所以戒亡國也魯有季氏國其將亡乎然則亳社之災天以戒魯之危亡也亦明矣聖人詎不明書而警之哉元年以來三家相尋於伐邾為功以會吴為好而不知我能伐邾吴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吴伐齊齊能以師而伐我是興師之由不知在吴與齊而常在我也惟干戈省厥躬哀公可以自省矣昔人詎不明書以警之哉二吾猶不

見哀公之意也欲以田賦季孫欺之意也田賦甫用而
連年病𧜞則重賦害民傷和致異可見矣一諉諸失國
殆非也聖人詎不明書以警之哉吾將謂哀公之春秋
非多微辭而實多微意也

王臣聘魯者八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天子報聘於諸侯
所以嚴君臣之分道上下之情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
諸侯未嘗朝天子而遣使聘魯者八春秋備書之者所
以忿諸侯之不臣而悼周室之弱也然桓王在位凡聘

於魯者五自隱七年凡伯來聘至桓八年家父來聘是也至若惠襄定三王皆不過一聘而止耳桓繼平而立王室雖衰人心未厭周德猶可以興衰振治統制四海光昭文武之業使周道粲然復舉不亦美乎不此之務反同列國之君下聘魯國長諸侯傲易之心寵桓公簒逆之志造端於後葢自桓王始也雖然春秋自宣十年定王使王季子來聘之後魯歷五公周更四王皆無來聘之文何哉葢文宣已前周室微弱然莊僖之際尚有

二霸為之扶持禮文猶足以交諸侯爵命猶足以寵諸侯也至文宣之後二伯既遠王室多故故定王初立楚使問鼎已有窺周室之心而當時王臣有卿士而相賊三公而出奔者則周室之衰尤甚於前是以春秋之書來聘則止於宣公來錫命則止於成公來求則止於文公來聘則止於宣公者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來錫命則止於成公者自成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來求則止於文公者自文以後天子

雖求之諸侯亦忽之也然天子之聘皆遣大夫唯僖三十年獨遣宰周公留稱天王使惟莊二十三年獨不稱天王使盖亦有說魯之羣公唯僖最賢且與二伯盟會扶奬王室不為無助故特以三公下聘者加禮於僖公也當莊十九年五大夫作亂立王子頹王出奔溫至二十一年鄭虢納之乃克歸周故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不言天王使盖以天王之尊而見逐於臣下傷其威柄不足以使人也嗚呼遣使致聘諸侯敵國之禮也故經書外

臣來聘三十有一若宋衛諸國與魯為敵是以有聘問之好至邾莒滕薛則朝而不聘莫敢伉魯矣嗟夫東周之初自桓至定交好諸侯尚能同於列國至其甚也雖聘問且不敢致僅昉邾莒等耳不亦可痛哉

天王來求者三先王制九等之賦貢以令天下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是以車服器用非特供王之奉而又可班寵邦國也聞有錫諸侯而未聞有求於諸侯者也周室既衰封土之君各擅其利貢賦不入帑藏蕭然雖喪紀之

具車服之用且不得自給切切然遣使以求之蓋其勢有不得已也是以經書天王來求者三在桓王時則求賻於隱公求車於桓公在頃王時則求金於文公且天王即位諸侯會葬禮也平王之崩隱無痛君之心輒墮此禮至使天子大夫遠來求賻其罪大矣況隱元年惠公仲子之賵天王尚使宰咺歸之政使敵已猶當復報而況天子之尊乎周知有魯魯不知有周則隱公之惡不容誅也及桓即位數年之間天子三聘其待遇之禮

可謂厚矣桓公曽無毫髮之功而致天子之使求車於魯其不恭亦甚矣且車服者人君錫賜臣下所以崇功德隆寵眷也今反求之於諸侯則知四方之貢久絶於王庭矣雖然求賻求車猶可也至於求金則又甚焉説者以為襄王未葬而毛伯來求金故春秋書之以著其惡夫賻不過用於喪禮車不過用於出入禮以不給而求之猶未見其困弱也至於金則王之所資莫急於此今且求之其困乏不振至是極矣是以經於求金之文

不稱天王使者諱以王室之富而求金若非天王之命也

天王求錫命者三昔韓侯能纘祖考勤王室宣王因其入覲而賜命蓋天子之於諸侯蓋有錫命之禮然必有功於王室述職於王庭然後授之可也春秋之時天子錫命者三莊王使榮叔錫命於桓公襄王使毛伯錫命於文公簡王使召伯錫命於成公彼三公者既無功德之可褒又未甞朝覲天子而周王方且遣使就國錫之

是長其驕傲之心也何以勸天下乎然於桓公則稱王於文公則稱天王於成公則稱天子所書之文皆不同何也說者以謂天王天子皆王者之通稱若然則何以見春秋之襃貶蓋嘗論之桓公有簒弑之惡天子所當誅也莊王既不能誅而於其死也反錫命以襃寵之是豈承天之意哉夫天命人主君臨萬方賞善罰惡所以助天之生殺也若有罪不誅而又加賞則是背天者也故經於此不書天王所以甚莊王之不天也至文在位

既無大惡是以春秋之書亦無甚貶而正以天王名之然至錫成公命則又稱天子者按覲禮諸侯入郊王遣使迎勞則稱天子既至王庭則稱王以命之蓋迎勞稱天子者謙下之辭也當簡王時周室益弱諸侯愈強故聖人於此特變文示義稱天子錫者以見周之甚微屈於諸侯不敢以王禮自命也嗚呼孔子傷周之意求於筆削可見矣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春秋之時禮法廢壞諸侯視盟主

為甚重視天子為甚輕故公及大夫如齊如晉者不可計至於朝王所如京師雖間見之殆不過因事以往而已初非致禮於天子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溫之會兩書公朝王所者是時晉文公伯致天王於會故僖公之朝似從晉侯盟會實非朝天子也成十三年書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公如京師繼之曰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八國伐秦是時晉厲公初立將有伐秦之役使來乞師成公特往會伐而道過京師故經以如書之實非朝京

師也其餘大夫如京師者五或以事往或以私去請據經以辨之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命叔孫得臣如京師左氏謂仲遂之行以報聘於周得臣之行以報命於周玫之經文理或然也然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左氏謂王使來徵聘故孟獻子聘於周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左氏謂齊人為王城郟故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竊有疑焉夫春秋備載當時之事以貽後世若周王使

來召聘齊人為王城郏經安得而不書哉經既不書則

二大夫之行蓋非為周也至文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

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氏謂穆伯如周弔喪不至

以幣奔莒夫當文公時臣下専政國君之命已不行於

大夫則公孫敖如周不至蓋無足怪矣嗚呼諸侯知有

天子則大夫知有諸侯此上下相持之理也彼魯之國

君既蔑無周王又安能使魯之大夫受吾命而不廢哉

然則諸侯欲令其臣之無他尊天子則臣自服矣 又文

九年毛伯來求金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諸侯勤王者五古者威權出於一人命令行於天下諸侯有不服也王命方伯以討之嗣位有未立也王命卿士以定之兄弟有甚閒之變則有大臣為之鋤治王都有城築之役則有大臣為之服勤當是時内而三事大夫外而列國諸侯莫不聽命於王此其權所以獨尊也東周不競權勢浸微征討之事扶救之功或主於諸侯或主於伯主或出於大夫類借力於人以紓一時之難

比之三代雖若不足取而在春秋亦有可言者孔子書之蓋傷周道之衰微幸諸侯之近正也故桓五年鄭伯不朝蔡衛陳從桓王伐鄭經書從王者喜三國之助也書王伐者譏天子之親伐也前所謂出於諸侯者此也僖五年惠王廢太子小白會世子以定其位八年告難於齊小白盟王人以請其難經書齊侯且序爵諸侯之上者喜其定世子寧周室也書會世子盟王臣者疾其恃伯主之威而奸分也前所謂出於伯主者此也昭二

十三年王室有子朝之亂鄭伯言於晉晉大夫帥師圍郊以討子朝三十二年敬王懼子朝之黨使富辛言於晉徙成周而避之晉合諸侯城成周以固周室經書晉人圍郊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合十國大夫城成周者喜晉大夫有功於王室也專繫之晉而不書王卿士者見天子之權愈微而專假於列國大夫也前所謂出於大夫者此也嗚呼隱桓之間天子雖微而猶有諸侯從王以侵伐者其後諸侯益強蔑視周室幸二伯繼興託

名尊周可以倚重下至昭定二世中國無伯諸侯失權而天子遣使請命卒使圉郊之役成周之功歸於列國諸侯之卿豈非衰弱之甚乎

王臣與諸侯盟會侵伐者十春秋自隱至閔無王臣盟會之文蓋是時齊晉未伯諸侯雖強亦不敢伉王室也至僖公五年小白會王世子于首止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文繼起乃致天子盟王人其事有甚於小白者然孜二伯之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其克服強楚威振中

國伯業已盛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亦莫或忤矣是以偃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外假尊周之名而其實以尊已也故僖五年小白會王世子盟於首止八年會王人盟於洮九年會宰周公於葵丘二十八年重耳致天王於踐土於溫二十九年盟王人於翟泉夫小白始會世子以定位盟王人以尊周雖不當召從盟會然以扶獎王室託於大義則猶可言也至葵丘之會初非為周而坐致天子之三公與已盟會則其傲易之心尤甚於前

矣晉文襄其跡侈其惡是以踐土之盟溫之會皆致天王而翟泉之盟又以諸侯之大夫盟天子之大夫小白雖致宰周公而未敢召天王雖盟王人而未敢以大夫敵之也至晉則以已召君以大夫敵王人恃已威勢直與天子等爾其無君之罪尤有甚於小白也馴致乎成襄之後晉主伯盟更會王人以從侵伐若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十七年會尹子单子伐鄭襄三年會单子盟於雞澤昭十三年會劉子盟於平丘定四年會劉子侵

楚凡此皆晉主之而雞澤之盟以去年合諸國大夫城虎牢平丘之盟以楚公子比弑靈王皆合諸侯以謀楚也盖二伯盟會則假周之名率諸侯以尊己屬公以來則假周之名以伐楚伐鄭故王臣間見於經然始而會盟終而會伐則以周室益衰諸侯益强其伉禮奸義非止於二伯之時也其他諸侯獨盟王人者唯魯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左氏以謂頃王立欲以親魯故與之盟夫以伯主合諸侯盟會王臣猶且不可况魯國乎然

則文公之惡可知矣

周戰伐敗救者四周衰夷狄侵侮諸侯暴横天子之師屢貽挫衂聖人書之於經者四所以甚傷之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成元年王師敗績於茅戎此夷狄之侵侮也桓五年蔡陳從王伐鄭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此諸侯之暴横也按經例伐國則稱伐凡書伐者皆重事也而凡伯奉幣以聘非有甲兵之衆安得與伐國同文乎葢書伐者重凡伯之罪也重

凡伯譏天王也自入春秋未有來聘之文今隱公即位未甞朝周而桓王首聘於魯以長諸侯不臣之心則其非理甚矣故因凡伯聘魯見伐於戎而書伐以重之重桓公之惡則譏桓王可知矣發微謂楚邱衛也稱楚邱者責衛不能救難稱凡伯以歸者責凡伯不能死職理或然也按左氏晉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敗績於徐吾氏説者以謂王者至尊天下莫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庸暗爲茅

戎所敗惡之大者故經以王師自敗為文所以譏天王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鄭伯不朝王命諸侯討之此古之制也今桓王從三國之師屈天子之尊親伐諸侯效敵國之交兵則傷威毀重微弱甚矣按左氏載王師敗績而經不書蓋諱之也以天子伐之固已可恥况敗績乎此經所以不言也至莊王救衛之師特書王人之字則喜其救者之善也衛朔負罪出奔諸侯黨惡背義納朔於衛時無伯者以討治其惡而王

人獨能救衛則其於名義為得正矣然兵寡力弱卒不成救衛之功故聖人雖字以貴之有以傷周室之微不能勝諸侯之惡也嗟乎周之興也玁狁蠻荊遠遁荒陲屈膝效順而九伐之法足以威制諸侯之不臣是以王師一出有征無戰孰敢拒天子之命而干鈇鉞之誅乎及其衰也兵威墮弱戎狄諸侯共起而凌蔑之師出無功動以取敗可勝嘆哉

王室總論傳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故晲愛

寵私並后匹嫡未有不産禍者觀東周二百四十餘年王室變亂載於經凡四而以嫡庶不分嗣統不正亂者居其二焉襄王嫡子也叔帶母弟也而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鄭立帶雖頼小白主伯盟會諸侯以定其位而小白既没卒不免叔帶之難使襄王越在草莽暨晉文紹伯王始克歸然則牽房闥之私情貽社稷之深患者實惠王啟其端也子猛嫡長也子朝庶長也而景王以賓起之請欲廢猛立朝且結劉单以定朝之位及景王

即位子朝作亂盤結黨與交兵攘奪者五年五年之間子猛被禍敬王播越賴劉单之賢倚晉為援戡定禍患逐子朝歸敬王而王室始安然則敝僥倖之私議貽社稷之深患者實景王啟其端也夫以景王乘變亂之際克紹周統劉单數子輔相而立權不在已而不能即去子朝固不可責也而襄王已即君位有齊晉以為倚重叔帶之難非若子朝之強有能斷以大義而懲艾之何至委宗廟而出奔哉柰何徇匹夫之孝牽母后之恩既

不能防其未難之前又不能制於已危之後柔懦不斷養成其悠卒至傲弟再入而身遂失守則叔帶之禍非特惠王之罪抑以襄王醖釀之也故經於襄王書天王居於鄭者貶其出也於敬王書天王入於成周者善其入也貶其出則不與其入故經不書襄王之歸至書敬王則雖貶其出而亦謹其入用見聖人去取輕重之異也夫春秋之法凡諸侯之專殺者皆重譏之以其不請命於天子而自專生殺之柄也諸侯專殺其猶不可況

王之卿士朝夕委質王庭其分義之親非諸侯之比也詎可以專殺哉而王孫蘇與毛召爭政遂使子札殺之襄君之權莫甚於此以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於卿士矣故經書曰王子札殺召伯毛伯者罪王子札之專殺所以譏天子之不能制也左氏以儋括欲立佞夫弗知五大夫殺之則殺弟之罪不在王明矣而經書天王殺其弟佞夫者盖使佞夫果有簒奪之意則殺之固宜令欲立之意出於括而佞夫弗知則景

王容之可也及縱五大夫殺其母弟雖曰大夫之罪實景王使之耳春秋之義惟天子得專殺故無天王殺大夫之文此特書之者以見景王尊為天子而不能容一母弟傷艾手足賊恩悖義莫大於此故特書以甚其惡也嗚呼東周之衰也嫡庶之位不正生殺之柄不行兄弟爭國卿士擅權上下相夷無所畏忌王室益衰不可救止為天下之本且如此安能望諸侯之理乎

王臣見經者三十一按例天子三公稱公卿書爵大夫

字士名士之微者不名所以分等列定尊卑也三公稱公者若桓八年祭公僖九年宰周公成十二年周公是也卿書爵者若隱元年祭伯七年凡伯祭凡皆伯爵文元年毛伯五年召伯十年蘇子毛召蘇皆采地十六年尹子十七年單子昭十三年劉子子爵是也大夫稱字者若隱九年南季南氏季字桓四年宰渠伯糾渠氏伯糾字五年仍叔八年家父莊九年榮叔二十三年祭叔祭采地文元年叔服宣十年王季子襄三十年王子瑕

是也士稱名者若隱宰咺襄十五年劉夏劉采地定十四年石尚是也士之微者不名若僖八年王人是也然隱三年昭二十三年三十六年三書尹氏隱三書武氏子皆以氏稱譏世卿也莊二十六年王人子突微者而特書字善其救衛也宣十五年書王札子大夫而名貶其專殺也唯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又卷皆以卒書名而昭二十三年書王子朝盖庶子之長也夫列國之君以爵稱其卿以名稱其或見褒者以字稱而天子之卿

書爵所以視諸侯其大夫書字所以視列國卿之賢者也其士稱名所以視諸侯之卿也當周室之衰王室雖微而先王之典猶在故孔子必正其爵秩以王人之微必序諸侯之上不使諸侯得加乎天子所以示萬世之法也嗚呼春秋尊王之義雖名爵之閒亦不敢忽豈直為虛文哉

二霸

齊桓公小白會十五莊十三年北杏　十四年鄄　十

五年鄄　十六年幽　二十七年幽　僖元年檉　二年貫　三年陽穀　五年首止　七年寗母　八年洮　九年葵丘　十三年鹹　十三年牡丘　十六年淮　孔子稱齊侯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攷之春秋自莊十三年終僖十六年大會諸侯凡十有五穀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自北杏至葵丘是也兵車之會四自洮至淮是也　按二十三年北杏之會左氏謂平宋亂然此會小白未伯而經獨出其爵諸侯皆稱人者先儒謂聖人舉其攘

夷狄救中國以尊周室始合諸侯首圖大舉故獨尊小白盖欲責之深必先待之重也　十四年鄄之會左氏謂宋服故盖宋雖預北杏之會而復叛齊故十四年經書齊陳曹伐宋既伐而宋服故是年為鄄之會此左氏所謂宋服也　十五年又會於鄄左氏謂齊始伯也夫齊侯之會已三合諸侯至是而始伯者盖中國諸侯莫難服於陳鄭今宋鄭再會而陳又始服則小白之伯業成矣此左氏所謂齊始伯也　十六年同盟於幽左氏

云鄭成也盖宋鄭兩預鄄會宜其同好相結不復相侵而鄄會始罷鄭乃侵宋故十六年宋齊衛三國伐之於是率諸侯為幽之盟曰同盟者盖桓自主伯未嘗修盟而宋有貳於北杏鄭有貳於鄄必待兵威乃始克服齊既服宋鄭非盟無以結之所以稱同盟者以諸侯同志於桓也然魯鄭既同盟而十七年書齊人執鄭詹十九年書齊宋鄭伐魯西鄙者左氏謂鄭不朝齊執鄭詹疑其說未然切意鄭介於楚有貳齊之志故齊侯執之既

而詹逃於魯此三國所以伐魯也　二十七年復同盟於幽左氏謂陳鄭服按二十八年荆伐鄭公會齊侯救鄭則知是盟鄭已服齊也然十六年同盟於幽衛侯與盟而此盟不與故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討其不與盟也

僖元年檉之會左氏謂謀救鄭蓋自二十七年與盟於幽而楚再伐鄭故小白會諸侯謀以救之此左氏所謂謀救鄭也　二年貫之盟左云服江黄也　三年陽穀之會左云謀伐楚也蓋江黄楚之與國既背楚而歸

齊則齊之威德至此為盛於是可以伐楚矣是以四年諸侯伐楚屈完請盟強楚挫辱使斯民免於左衽之患則其功被當時無以加於此者左云謀伐楚蓋在是也然服楚之後齊人執陳袁濤塗及江黄伐陳冬又大會諸侯侵陳則知陳復叛齊矣　逮五年首止之㑹左云謀寧周也陳再見伐與盟首止之㑹而鄭伯逃歸不盟則鄭又叛齊而從楚也　故六年公㑹齊侯合六國伐鄭而楚人圍許救之七年齊又伐鄭故是年寗母之盟

鄭使世子華聽命於會此左氏所謂謀鄭也　八年洮之盟左謂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蓋襄王有叔帶之難故小白會盟以謀之而鄭伯自七年再被齊伐再來乞盟左氏所謂謀王室鄭服者此也　九年會於葵丘左氏尋盟且修好然小白九會諸侯莫盛於葵丘而伯業之衰亦自此始故孟子特舉是會以警戰國諸侯而三傳例皆不取經文又稱諸侯盟於葵丘没齊侯爵而稱諸侯者所以貶之則知桓德之衰自此始也　十

三年會於鹹左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盖杞迫東夷故會以謀之𮜒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則知此會為杞謀也　十五年會於牡丘左云救徐盖是年春楚人伐徐故齊侯會諸侯以救之𮜒經書遂次於匡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則此會為救徐可知也然楚至是稍横而齊攘救之心亦怠故經言次言救諸侯救徐而遣大夫往見其緩於救患也　十六年會於淮左云謀鄫且東畧也按齊侯前後盟會鄫未嘗與左氏之説疑為未

然攷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滅項先儒謂英楚與國盖齊既救徐遂連徐人伐楚之與國切意淮之會謀伐英氏非為鄫也凡此皆齊侯主伯盟會之始終也總而言之諸侯與會者十四宋陳蔡邾魯衛許滑滕曹江黃邢鄭結盟者八而孔子稱其九合者盖洮之盟為謀王室鹹之會為城杞牡邱之會為救徐淮之會為伐英氏此皆兵車之會也而北杏與鄄之始會齊侯未伯故孔子止稱其九先儒以謂聖人貴禮義賤武力之深旨

其説是矣

諸侯十四國從齊始終齊侯主伯諸侯與盟會者十四國其間小國如滕滑江黄邢邾皆間見於經國陋人微不係强弱唯宋衛陳鄭曹魯許蔡八國或服或叛其始終可考今撫其事迹而録之　宋自北杏與會嘗一叛齊莊十四年齊陳曹魯四國伐之自後服從盟主自鄄至淮悉與盟會此當時諸侯最為賢者　魯始不與北杏之會鄄之始會止書单伯二會復不與幽雖與而不

出公說者謂為公諱也至十七年齊人執鄭詹詹自齊逃來十九年齊伐魯西鄙觀經之文雖以鄭詹之故齊伐之然齊伯數年盟會者四公未嘗往則魯之見伐盖亦討其不從伯非止為鄭詹也自此一伐之後二十七年幽之盟至淮之會凡十一會公皆親與而不復背齊矣

陳始與北杏鄄初會不與二會再從兩盟於幽至檉復不與僖四年伐楚之役背齊從楚故齊人執其臣濤塗冬又合諸侯大夫侵之遂畏齊兵威與盟首止及

寗毋洮二會遣世子款受盟至葵邱復不與會見其未純服也然葵邱之會伯業最盛其後諸侯無背盟者故自洮至淮三會陳侯皆來服從也　鄭始不與北杏而兩從鄄會是時雖有同會之好而未有服齊之心也故鄄會始罷即背齊侵宋明年齊宋伐之於是兩盟於幽然幽之始盟經書齊人執鄭詹切意鄭有即楚之意而齊人執詹則鄭雖與盟而服齊之心未純也齊既伐其國又執其臣鄭始帖服不敢貳齊故檉貫陽穀伐楚之

後鄭伯皆從逮首止之會又畏楚而逃歸不盟六年七年齊兩伐之故寗毋之盟始遣世子聽命而洮之會遂來乞盟自此以後始純服中國不復向楚矣　衛兩與鄄會一與幽之盟至二盟不來齊遂伐之故莊二十八年經書衛人及齊人戰言戰者以見衛之貳齊有力拒之意也自後十年伐楚之役齊伯盛强中國悉服衛始復來唯寗毋之盟一不與餘皆見經　許自莊十六年從幽之盟已後並不見經至僖四年始從齊伐楚復會

首止之盟至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以救鄭而諸侯救之自後盟會並從中國唯甯母之盟不與而已　曹自齊伯終小白之時七與盟會檉首止洮葵丘鹹牡丘是也伐楚之師曹伯亦從　唯蔡始與北杏其後畏楚不復歸齊故四年齊侯之師先侵蔡而後伐楚而經於莊十年書荊敗蔡師以獻舞歸又十四年書荊入蔡則知蔡為楚屬國其所以不從齊伯者蓋畏楚之甚又非陳鄭比也凡此數國宋背齊者一曾不與會

者二陳不與會者三背齊者一鄭不與會者一逃歸者一背齊者三衛不與會者五背齊者一許與會者七曹與會者七皆未嘗叛齊也夫當周室之衰夷狄暴横小白奮起首倡大義以安中國可謂盛矣而當時諸侯或叛或從難於率服如此其間始終從齊盟會不叛者唯宋一人而已用此以觀則諸侯慕禮義而識所向蓋亦難乎其人哉

小白抑強楚衛諸侯當小白始伯之時方合諸侯何暇

兵楚楚雖有易齊之心然是時中夏既有盟主楚所侵擾者不過蔡鄭而已其於宋衛諸國未嘗少有窺伺也故莊十年敗蔡師以獻舞歸十四年入蔡十六年入鄭二十八年又伐鄭僖元年稱楚人伐鄭二年侵鄭三年伐鄭小白懼其暴橫浸入中國四年遂大合諸侯問罪於楚而陘之次兵威未加楚已恟懼遂遣使請盟自是楚人帖服不敢犯中國者十五年其間遠小之國間或被害若滅弦圍許滅黄伐徐雖畧見經而鄰楚如陳鄭

者亦頼召陵之威不復如曩日之侵擾矣其後小白既沒重耳未興楚於是復肆强暴憑陵中外始與盟會馴致盂之會執宋公泓之戰敗宋師虎狼之威日以熾熖嗚呼小白之功其大矣哉

小白侵伐并吞執大夫先儒謂小白貪土地之廣持甲兵之衆驅逐脅逼强制諸侯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夫當春秋時列國諸侯務相侵伐强者肆淩暴弱者受并吞殘民暴骨不勝其患聖人幸伯者之出以禮義交大

邦以仁恩綏小國革干戈之亂還敦厚之風庶幾乎西

周之治也柰何小白之興伯德不純二十六年之間盟

會諸侯雖假仁義號尊王室然其實則逞志威侮肆侵

滅以尊己也故自入齊以來大國則侵伐之小國則併

吞之而春秋皆例稱人者所以惡齊侯也攷之於經莊

十四年伐宋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魯二十八年伐衛

僖四年伐陳侵陳六年伐鄭七年又伐鄭凡此皆侵伐

大國者也莊十年滅譚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郳二十

六年伐徐三十年降鄣閔二年遷陽僖十七年伐英氏滅項凡此皆并吞小國也莊十七年執鄭詹僖四年執陳轅濤塗此皆執諸侯之大夫也雖然宋衛不服陳鄭即楚則用兵侵伐雖害伯德其罪尚輕至若凌害小國則罪之重者而滅譚滅遂滅項尤為甚焉蓋恃兵威以滅國此夷狄事也小白主伯中原攘却夷狄不以德服諸侯而反蹈夷狄之惡不亦可恥哉然則例貶稱人宜矣

救國城國救難卹災存亡繼絶伯者之美事也當小白時楚與夷狄交侵中原鄭許徐三國則病楚邢衛二國則病狄所賴以驅攘者唯小白也攷之春秋齊侯主伯書救國者五書城國者三然有救之而成功者有雖救而不成功者若莊二十八年救鄭鄭遂與楚僖六年救許許遂與洮之盟使背強楚即中國此則救之成功者閔元年救邢僖元年又救邢而邢不免於夷儀之遷僖十五年救徐而徐不免於婁林之敗此則救之而

不成功者也夫以伯主之威合諸侯之師救一小國則旌麾所向宜其蔑不濟矣然而救難之師或濟或否其故何耶蓋二十八年荊伐鄭經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僖六年楚人圍許經書諸侯遂救許是皆以中國之兵赴難直前而無所次故能折楚人之暴收救患之功也至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人救之則未能率諸侯以往故其功未見春秋稱人以譏之至僖元年雖舉三國之師聲言曰救然次於聶北逡巡顧望是致邢人

有夷狄之遷則實非救也又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侯
雖言諸侯盟於牡丘以謀救徐方且遠次于匡遣諸侯
之大夫以為救援之名是致徐有婁林之敗則亦非救
也嗚呼既不能力救諸侯於被難之時待其社稷喪亡
國紀遷徙則雖往城之何益哉故書僖二年城楚丘蓋
譏其不救患而城之也僖元年書邢遷夷儀三師城邢
蓋譏其緩於救患而城之也十四年書諸侯城緣陵蓋
譏其不能攘却東夷而城之也先儒曰與其既亡而城

之不若未亡而救之小白之罪盖見於此

三伐戎按齊侯伐戎者三莊二十年伐戎三十年伐山戎皆稱人僖十年伐北戎則稱齊侯何也説者謂貶之故稱人與之故出爵夫攘夷狄正中夏此正伯者之功耳春秋何所貶哉盖稱人者非病小白也此春秋垂世之法也夫小白有北戎之功春秋例許之則後世有襲其事勤遠國而殘中國者也故春秋兩人之以戒後世之勤兵者然而後不出爵則以小白之功終不可見故

復書齊侯以與之一以戒後世一以顯齊侯此所以為春秋也

晉文公重耳　攷之春秋重耳主伯五年侵伐各一僖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是也入國一二十八年入曹是也圍國二二十八年圍許三十年圍鄭是也執諸侯二二十八年曹伯衛侯是也盟諸侯二踐土翟泉是也會諸侯一會温是也按左氏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盖曹衛楚之與國為楚之捍蔽

者也晉侯將服楚救宋然不得曹衛楚未可服是以先侵曹伐衛而後戰楚也是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蓋晉為宋楚為曹楚既圍宋矣故晉執曹伯以畀宋所以怒楚使戰也及四月合四國之師及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經於三國稱師獨出晉侯所以顯晉侯伯功之成也晉既敗楚於是率諸侯為踐土之盟而致天王於會故經於下文書公朝於王所蓋不使晉侯得以致天子故上文不言王又不言諸侯朝特言公朝於王所以

明晉侯召君之惡也冬會諸侯於溫晉侯復致天王則其惡又甚矣故經書天王狩於河陽左氏以謂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左氏以謂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葢諱以天王之尊而從伯王之脇致使若王廵狩而諸侯會於方岳也及二十九年會王人六國盟於翟泉説者以謂皆諸國大夫故稱人然王人不可與盟今使大夫盟之則晉文之惡又可知也嗚呼晉文一戰敗楚於是恃其威

勢驕傲不臣至以身召天子以大夫盟王人豈非萬世之罪人哉其不及小白遠矣

六國背服始終自小白沒楚乘中國無伯欲驅率諸侯驟主盟會宋襄公雖有紹伯之志而力不敵楚反貽挫辱故盂之會執於楚子泓之戰敗於楚人僖二十六年楚伐宋圍緡二十七年又合諸侯圍宋逮重耳之出始終仇楚者唯宋一人其他國若曹衛許則一於附楚至齊魯陳鄭之屬則又視晉之成敗而為向背者也故城

濮之戰從晉侯止齊宋秦三國盖齊以伯者之後宋以疾楚之深秦以納公之好故當時無顧望之心而皆説於從晉也至陳鄭魯衛蔡邾莒則自敗楚之後始從晉盟故踐土之盟鄭魯蔡衛及莒子始至温之會邾子始至踐土之盟稱陳侯如會者盖以陳侯畏楚猶緩於從晉特稱如會以見其不與盟也至衛則始終從楚唯元咺及國人力於附晉故敗楚之後衛侯懼晉而奔楚是時衛國無君元咺奉公子瑕以受盟於此見衛侯雖奔

楚其國人皆欲從晉也晉以子瑕結盟故許衛侯復歸於衛衛侯既入而殺叔武則猶有貳晉之心是以元咺奔晉以愬之及温之會陳鄭畢至衛獨不來於是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且歸元咺於衛然則當時諸侯畏楚之威憚於從晉者唯衛為甚故經書衛事亦多也至許則踐土與温皆不從盟會故會温之後諸侯圍許鄭雖兩與盟會而翟泉之盟有貳晉之心乃復不至是以三十年晉秦圍鄭以討之也夫小白之伯經營中國者

二十五年諸侯懐德畏威從服既久然後率衆以伐楚故當時諸侯信附不疑而盟會之間携貳者少及小白沒距晉之伯已十一年諸侯事楚其心已固重耳無盟會之素一旦大興征伐驟伯中夏宜乎諸侯信服不堅而糾合之難也

二伯總論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威公正而不譎此聖人即春秋之旨以定二伯之優劣也昔者宣王中興伐玁狁威荆蠻使之竄伏荒陬屏氣息迹不敢內顧

自平王東遷周道復衰時無宣王之明無吉甫方叔之佐是以荆蠻醜類浸爾跳梁入蔡伐鄭侵陳圍宋雖狠狼戾所向披靡幸頼小白重耳相望而興或盟會以聲其威或克伐以折其氣是以虐焰不逞中原少寧則二伯之功亦云盛矣考之經筆其行事終始相背馳請備論之以伸孔子之説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敗楚未幾已致天王於踐土

則與首止之盟異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告於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功也至重耳會温未幾又盟王人於翟泉則與洮之盟又異矣小白以禮義柔中國故盟會諸侯八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後征伐者也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遽有城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於陘以耀其衆及楚畏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

在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先侵曹伐衛及又執曹伯畀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戰屠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報楚之功與小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滅弦圍許滅黄伐徐連歲侵軼不少衰止至重耳既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言小國亦無楚患則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之伯也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之人臣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於

幽僖四年執陳轅濤塗陳侯遂盟於首止此皆未甞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兩國終不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伯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成其功然驅攘夷狄救卹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服其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狄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一年衛遷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又異矣夫二伯行事載在春

秋其大相戾如此切嘗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横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伯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而諸侯已諭其志又况當時楚雖浸强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然而夷狄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之伯而楚之驕暴甚於曩時至伐宋大國執天

子上公脇制諸侯使束身從己齊魯之君俛首帖耳委命下吏無復懟色中國之風幾爲夷虜矣故重耳之興尚懷仁厚不奮兵威則何以折楚之暴以懲艾諸侯哉然則晉文之伯又不得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罪之輕重固不待較而明矣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又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爲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忽傲天子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頼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伯之

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晋文得侈其惡無所嚴憚諭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况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

羣書考索别集卷十

羣書考索別集卷十一

宋 章如愚 撰

## 經籍門

### 春秋 附三傳

知我罪我者春秋史以官春秋以匹夫史以國春秋以天下曰春秋曷為匹夫及天下曰小人之惡幸而逃於刑不能逃於史幸而逃於國之史不能逃於天下之春秋然則惡果不可蓋作者其庶有忌乎吁聖人之術蓋

至是已窮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陳止齋

託魯史以榮辱天下大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係易謂之係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

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
也魯之賞罰不出竟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
之權在周不得而以與魯也魯則公之國也居魯之地
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
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老泉
春秋夫子之不幸春秋之作則奚為而夫子則猶曰寓
褒貶於善惡之彰彰加筆削於前後之繩繩以匹夫而
操天子之權則不曰吾僭也以空言而黜陟天下則不

曰吾迂也然則春秋之作果何為而夫子之心果何謂嗟夫是非不可弛於鄉毀譽不可弛於國刑罰不可弛於天下而褒貶不可弛於春秋一理也是故詩之亡蓋起於人之不知戒而春秋蓋有濟夫詩之所不及者春秋之一褒勝於詩之美之百春秋之一貶勝於詩之刺之萬亂臣賊子由是惕然始有懼心不畏當時天子之權而畏春秋萬世之直筆嗟夫匹夫而奪天子之事誠僭也空言而代賞罰之權誠過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雖然昔者桀不道湯出而條其善惡而見之湯誥之書則湯之春秋也紂不道武王出而條其善惡而見之牧誓之書則武王之春秋也湯武春秋不見於誓命之傳乃得舉而施之賞罰之用是以天下之人不知有湯武之春秋而知有湯武之賞罰權不在夫子而道在夫子故夫子得以伸其道而借其權吁夫子之得湯武者幸也彼春秋之作玆豈聖人之幸哉

春秋猶法律斷例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伊川

春秋聖人之用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春秋爲王道而作甞怪平王之詩不列於天子之大雅而同於諸侯之國風久而得之乃知平王之時無復有王道矣夫平王之時何以獨無王道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王道也隱公即位不禀於天子與邾儀父盟于蔑而授之私盟而天子不問是無君臣之道也鄭伯克段

天子又不問是無兄弟之道也平王已前未有此極夫子傷之此春秋所以始於魯隱公也或削去即位或書其私盟或削去公子名或書鄭伯或書天王而名宰咺是皆以王道正之也嗚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王道也久矣天下一日而無王道是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吾夫子憫人欲之日起悼天理之將滅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蓋將以續三王之道而扶天理之將亡也夫子以王道注之筆削其筆也見聖人之所在其削也見聖人

之所歸且以隱公元年論之書元年書正月公即位此魯史也筆王字於春下而削去公即位此夫子之春秋也夫筆王於春下乃知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削去公即位三字乃知隱公之即位不禀於天子也自此類而推之則知不書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人卒不書葬者皆聖人削之以存王道也邲之敗魯之舊史書先縠也春秋乃書荀林父衛侯出奔魯舊史書孫林父甯殖也而春秋乃獨書衛侯出奔齊耳皆聖人筆之以見

王道也因筆削以存聖心王道豈不昭昭乎倘於此而求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森然在目皆聖心之發見也聖心之所與王道之所與也聖心之所奪王道之所去也學者知聖人之心則可以知聖人之筆削則雖生乎千百載之下一讀春秋如歷鄒魯之國登洙泗之堂親見吾夫子之威儀聞吾夫子之謦欬傳吾夫子之心法既傳其心則飲食洒掃進退無非吾夫子之運用窮而獨善也隱微之間有廟堂之顯幽暗之際有日月

之明達而兼善也乾旋坤轉雷厲風飛百物阜康萬民綏緝旂裳鼎彜不足以形容鐘鼓管絃不足以傾寫而高車駟馬元冕圭璋有不足以榮耀也

張震與論

春秋道之極聖人之終事春秋之所為作者所以治乎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雖然慕無窮之善而為善畏無窮之名而不為惡此猶天下之中人也其所以卒為而莫或制者豈其真無所畏而然耶至於定則未有不反其本矣故崔杼能為弑君而不能殺其

書已之史官齊豹隸也奮於平難以永除其丹書之惡凡天下之惡未有至於杼天下之賤未有至於豹仁義禮樂之所不能誘是非賞罰之所不能革堯舜三代雖不復行而是書乃有所以也故曰春秋者道之極聖人之終事也 水心

春秋褒貶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蓽門圭竇之間而老奸巨猾心喪膽落者皆此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遇

匠石者樗櫟之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禮至之辱雖他人為之汗顔泚頸然至𦍑嘗自以為辱哉東萊

史筆不可奪曹劌諫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齊威將列鄭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威德也記奸之會君盟替矣其後晉獻齊捷於周周私犒其使而戒以勿籍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㢠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

有弊筆鋒益強雖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開明於下是誰之功哉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考信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東萊

威王不能正王綱左氏所未言　鄭伯朝王威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爲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爲王綱既墜傲固招禍卑亦納侮如夷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衰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僭是知威王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同前

三傳異同單伯爲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二家以爲單伯淫於叔姬是以見執吾請以經爲

律以傳為案以同時之人為証驗單伯實周臣而公谷乃為魯之大夫畿内諸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凡伯之伐毛伯之錫命召伯之會葬攷其書法與單伯無少異公穀何所據而以彼為周而以此為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為伯者暈狹柔溺豹婼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兼氏而名者也公孫慶父公弟叔肸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叔叔老叔弓叔詛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

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谷之誣暸然矣佐公穀者曰單伯之列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宋伐如會鄄不絶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曾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兩滕也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杞也浩浩塵編子能盡發而細辨之乎曰人無故負寃更百世而莫能雪又以為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

地而無伸眉之日矣同前

春秋之君不知懼春秋之世王澤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槩舉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頽之出王有如子帶之出王此天下之大變也自是而降則如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植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漸漬潤澤於文武於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彛府藏百世之典籍不知幾人之力幾人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忍暴之以凌㓕聖賢千

餘年之所培養者芟𣨼無餘凶威虐焰可駭可愕可憫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為懼赴告之車未反而金石之樂已張簡冊之墨未乾而淫虐之令已下此無它惟處於危亂之中不知懼之可懼也

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之軌範春秋大義數十其人雖往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宜乃制事之

權衡揆道之軌範也 伊川

春秋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 程氏

春秋意在示人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程氏

春秋孔子刑書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非

人之有功亦必録之不可不恕也康節

春秋襃貶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襃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康節觀物論

書翬帥師翬魯國之公子也而夫子止書曰翬豈無意哉

春秋一經非實録也其間抑揚予奪無非王道所寓如書翬帥師自有深意且翬魯國之公子孔子止書曰翬者以其不待君父之命自會齊鄭以伐宋此逆亂之賊非公子所當為故削去公子二字止書曰翬以見其

弑君之心自此而萌則翬之無君久矣

魯鄭易田　春秋隱公八年書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傳曰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祊易許田使宛來歸祊不祀太山也杜預釋之曰許田近許之田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邑宜王賜母弟鄭威公助祭太山太山湯沐之邑在祊今魯鄭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故以祊易許田然則二國以私易田不復顧天子廵狩諸侯朝覲之禮其可乎左

氏見隱公八年鄭以祊與魯威元年魯以許田與鄭又見魯頌云居甞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遂以為許魯地也曾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築臺於秦仲遂至黄乃復秦與黄俱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秦有黄也不可以許田即為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説且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攷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國也見有許田縣

則許田是許之田如邾田之類何得以為魯地近許之田乎是又不然也況祊今在沂州琅琊縣有祊地去泰山為遠安得為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彼說時鄭莊公方強此年既以祊歸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威之立始以璧假之何哉況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庸愚釋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修經欲令後世明知不待三傳而後著使誠有易田之事但曰歸祊入祊無乃太隱而

不可知乎不知祊者乃鄭嘗所侵有之地而特近於魯今歸於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來輸平恐魯之好未固謂隱之可以利啗之故以祊地與之鄭歸而魯入之然後二國之黨固矣子嘗疑祊在沂州為魯地經不書魯失祊之由或在春秋之前也孜之祊即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足矣不當繼書曰庚寅我入祊據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入濟西齊人歸讙及闡經不書我入讙闡蓋魯之

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祊特書曰我入祊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有是乎曰此春秋之微義隱公既交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郜防十一年乃合齊鄭之師伐許而有其地蓋魯之有許田自入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於齊鄭故經書翬帥師會齊人伐宋會者謀出於彼也入許之師出於隱公故經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及者謀主於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於魯魯人雖有之鄭人

之所欲也時隱公尚強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爭逮一旦威公簒隱鄭莊乘間直至於魯之垂以求許田名為辟假實脇取之也威公不義方懼諸侯之討宜不敢不與也自是許之上地為鄭所有許田此不見經至鄭莊死忽突爭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乘間而入許復有其國經於桓十五年先書鄭奔蔡鄭忽歸於鄭即繼書許叔入於許其旨隱而甚明由是鄭人無時不伐許必欲得其故地許人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逮春秋

之末經書鄭游遫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後已許鄭之爭許由鄭莊假許田於魯故也攷之春秋許之源流興亡若是何得如左氏附會之説妄假易田之事乎左氏為許田之説既没後又覺有許叔入許之事乃於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設辭謂齊侯以許讓公公又以與鄭人鄭伯使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蓋為後張本也不知鄭之得許乃在於鮮假之年何得於隱公之時已有之學者之於春秋不究源流始末期於自得而惟

隨三傳東西若是錯誤者豈少耶

滕侯滕子滕侯滕子特一人而已而夫子既書滕侯復書滕子何哉桓公二年書滕子來朝說者謂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為時王所黜此大不然使時王能黜侯為子是王法行矣春秋不作可也蓋篡弑之賊乃天下之大惡今桓公以弟弑兄以臣弑君罪固不容於誅矣滕既不能討反先隣國而朝之是同惡相濟也故聖人於此削侯稱子以正其惡無垢文

書鄭棄師高克將兵禦狄衆散而歸聖人不書高克而書鄭何也閔二年書鄭棄其師清人之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焉故止罪鄭

齊人歸田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於夾谷繼以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左氏謂齊犂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相定公使士兵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辭意以

為齊服義故來歸田公羊之說則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田谷梁又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魯君孔子止之故齊歸田也至司馬遷作史記乃曰齊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以為夷狄之樂何為至此景公麾去之齊有司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夫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歸而恐乃歸魯之所侵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其後揚雄用其說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自是幾千年無不

信之其然豈其然乎
以經考之及諸子之異説觀之左氏曰犂彌言於齊侯
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按
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甞有以兵劫人之事齊景
公圖美伯魯方請成以兵劫之何以示諸侯乎借或有
之左氏以為萊人谷梁又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
都無此説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又不言劫公之事
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數者之説更相背戾

如此何者可信乎可知其非也且左氏曰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兵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别稽之地志鄆田屬廪丘縣經書公居于鄆是也讙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

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自此田
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
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定六年又書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不得
以此田為汶陽田明矣左氏傳何得以夫子請歸者汶
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耶杜預名知地理然有時
而妄也徒見左氏以鄆讙龜陰為汶陽即注云三邑皆
汶陽田也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北境拒齊汶上之陽

蓋屬齊也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踰齊也齊人刺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附合左氏即謂三邑乎若然經何不直言曰齊人來歸汶陽田此又知其非也借如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春秋之作正以賞罰僭亂不正矣方三家僭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寶玉大弓之功後有叔仲圍郈之變聖人若用於時曾不能振一魯之頹綱乃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既不能正三家之

專陪臣之禮文書其事於經將誰之過歟蓋說者必欲謂夫子嘗為大夫於魯必有其功夫子雖暫為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不知此自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横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於齊逮是年及齊平為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已故鄆讙龜陰之侵地復歸於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

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取我讙及鄆及魯睦於齊經則書齊人歸讙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讙闡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没三傳妄設事實亂經十八九予非好為臆説以毁聖人之功葢惡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必以予説為然拘儒俗士孰可與語此哉

孔子墮三都定公之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帥墮費冬公圍成説者曰孔

子為大司寇言於定公也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郈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墮成公歛處父以成叛孟左氏先為此説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予以為不然按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弗擾即不狃誠如諸儒之説隳三都之謀出於孔子孔既發此謀及費叛召孔子孔子又欲往聖人進退果如此乎公山氏

之叛正定公十二年之事司馬遷謂在八年若此年又

叛則何不著於經乎然則史記之妄明矣借使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説則隳三都者自三家之意何用叔孫帥師而後隳費公又自圍成乎三家必自帥師以隳私邑則非三家樂為之可知既非三家樂為之則非夫子之謀行乎三家可知豈有聖人見任於定公見信於三家尚能使之隳私邑而不能振國之紀綱是年築蛇淵囿非所宜築也大蒐於比蒲非所宜蒐也何以不諫止之而徒書以譏之乎又何惡三家之舞八佾歌

雍徹而不能救正之徒有憤於空言乎况十年經已再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矣比年之隳郈隳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之再圍郈又誰之謀耶夫以三家之僭亂日久天子之禮樂征伐尚皆專為之彼其治兵積甲高城峻吏以張大其私邑夫子雖聖安能一旦使之隳名城出藏甲也哉不思之甚也無他諸儒以前年齊歸田之功自孔子遂以隳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為孔子謀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於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斂處父同墮成則曰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孔子曰好謀而成今使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二子始使人下伐之使伐而弗克將若之何及圍成而終不能下庸人之謀亦不如此為是說者欲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汙辱聖人也使後世疑聖人謀而無成為無權變者左氏與繫子之罪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臣據私邑之始三家欲墮之爾夫子曰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葢五世希不失

矣又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

三桓子孫微矣此正夫子作春秋本旨也惟諸侯能僭

天子則大夫必能僭諸侯惟大夫能僭諸侯則陪臣必

能僭大夫惟夫禄去公室政逮大夫之日久則陪臣出

而乘之三桓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時正陪臣執國

命三桓子孫微之時也是以内則有陽虎藏寶玉大弓

外則有陪隸據私邑以叛侯犯臣叔孫者也而以郈叛

叔孫公山弗擾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季氏公斂處父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孟氏皆三家之僭叛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家陪耳故前年已再圍郈弗克今乃帥師墮郈墮之者病其强而毁之也叔孫既隳郈公山弗擾不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聖人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則各繕兵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無所不為及私邑既强公家既弱而陪臣乃為之患亦如三家之禍魯也故書之以為僭竊亂臣之戒何與吾聖

人之謀乎聖人謀事豈如是乎自聖人後無有一人辨其謬者傷哉春秋之不振也

不書趙穿趙穿弒君之罪聖人不書趙穿而書趙盾何所見乎此春秋大義也趙穿弒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則不免除出境不反乃免伊川

踰年即位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其是非何如也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

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啟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康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王也諸侯薨三日而命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之有君也觀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東西方諸侯執壤奠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方崩齊侯必逆元子釗入翼室居憂以為天

下之宗主及既尸遂麻冕黼裳稱王受冊命同瑁而即位
矣及既尸天子受諸侯之奠贄作禮報之君臣之分已
定乃釋吉服行喪禮自乙丑至癸酉九日之間已行即
位之禮此周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制周公
孔子豈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為未可
哉蓋以大位畀之重名號不早正則窺伺奪嫡之亂作
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未踰年伯禽與徐戎之伐
稱公以誓征蓋諸侯亦然也逮至周衰此禮喪亂始有

踰年即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名之為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來求賻雖踰時不稱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葬嗣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於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魯莊公薨於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文公薨於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於夏

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稱子其他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於葵丘僖公二十五年春衛侯燬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禽則諸侯之禮矣嗚呼一人之家不幸而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為之主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竊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況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而無君乎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號何以絕覬覦之望塞禍亂之門乎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

王室以危而不父得以立閔而弑般仲遂得以立宣而弑赤魯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葢始於此也使從周公之典禮名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於春秋所以書其踰年即位及嗣君稱子者皆著其變周禮而啟亂源也近世周氏讀書顧命康王之誥反據漢儒記禮之說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黄玉帛之幣為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為此夫周公制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為常制豈有非周公之典

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矣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誤為之說也

郊望當否春秋郊望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當用下辛不可更卜矣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而至於不郊於禮何如也　春秋書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經書郊者凡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牛死傷而廢

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是也因牛死傷而廢郊則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一又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

九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又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春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食牲不謹耳或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或曰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今因卜不吉而廢郊是廢禮也又據禮養牲必在滌三月養牲必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今以牛死傷而廢郊是又失禮

也所以春秋書以示譏此皆非聖師之意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嘗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末亂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嘆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也自夫子没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

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魯禮樂之説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赦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卜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神之道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護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啟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子謂春秋

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僖之四卜成之五卜襄之三卜皆不從幸其因卜不從而廢也宣之郊牛口傷成之鼷鼠食郊牛角皆因是而不郊幸其因牛死傷而廢郊也若是者僅以有故而廢僭耳定雖牛死五月而郊哀雖牛傷四月而郊勉強行僭豈為當哉使僖襄不因屢卜不吉宣成不因牛之傷肯不郊而已乎然與其因變故而止猶愈於定哀不知已也若乃成公經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古者大

祀必順時卜日周官大宰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是也成公七年以牛傷而不郊十年以卜不從而不郊故至此不復順時卜日恐天意不已從也惟肆意所欲為經特謂之用郊用者非禮故為之意也大抵魯人乘周室之衰賞罰不行乘大路載孤韣設兩觀舞八佾其僭擬無所不至是以天子之祭郊望與禘皆僭行之然天不可諂神明有知其肯厚非禮之祭也哉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魯太山不如林放乎太山有知必

不享季氏之祭況上天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角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其甚者至於用郊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無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貶黜吳楚吳之與楚周季之強者也聖人黜之何哉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強矣仲尼修春秋書荊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侵亂而使後世知懼

春秋總論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此伊川學春秋法也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此明道學春秋法也夫春秋之作與五經異五經言其理春秋言其用譬之於法其猶律令之有斷例乎譬之於醫其猶方書之用藥劑乎讀春秋而不知聖人之用不足與語

春秋矣且春秋何以始吾知王者之迹熄則知春秋之始春秋何以終吾知聖人有所因而作則知春秋之終五伯功之首罪之魁定五伯之功罪則可以治春秋於書劉卷之卒也吾見聖人之憂聖人何憂憂斯道之失其據也於書孔子之生也吾見傳者之喜傳者何喜喜斯道之得其傳也文姜之去其氏誅文姜也吾祖宗之立法亦然矣共妃之詳其録賢共妃也吾先正嘗有不下堂之譽也書始作兩觀始者貶辭也以其舊之無也

書初獻六羽初者褒辭也以其僭之僭也一字之間榮辱判焉凜乎其可畏哉康節先生有言春秋因事而褒貶非孔子有意於其間故春秋盡性之書也噫人以春秋為名分之書君子以春秋為性命之書彼為臨川之學者其何知

春秋名曰夫子未修春秋天下已有春秋之目夫子既修春秋天下愈多春秋之名蓋古史以春秋命名者實顯其年以明記事之初始也一字之褒則熯然似春一

字之貶則凄然似秋命名取義所以示勸懲於萬世而為不易之法也故夫子未修魯史之前如古語記大丁時事則曰夏商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則曰晉春秋韓起見魯春秋外傳則見於昭公之二年司馬侯言羊舌肸習春秋則見於晉語之著述申叔時言教太子以春秋則見於楚語之記録至於魯春秋記與屬辭比事之教則又見於禮經之坊記經解此豈非夫子未修春秋而天下已有春秋之目乎夫子既修魯史之後如袁曄

之獻帝春秋習鑿齒之漢晋春秋虞卿著書八篇則名曰虞氏春秋不韋著二十餘萬言則名曰吕氏春秋鮑行卿著書二十卷則名曰宋春秋至於包湑所作則又名曰河洛春秋此豈非夫子既修春秋而後世愈多春秋之名乎雖然春秋之目多矣愚不知通行於今者幾何哉諸家春秋皆以作史為的而吾夫子春秋獨以聖經著名則聖人褒善貶惡真足以起千萬世之敬畏而無愧於春秋之名矣

吴楚不書王吴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吴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文公語録

程沙隨辨春秋之疑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

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同上

胡春秋有牽強處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同上

看左傳方見筆削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同上

左傳是秦時文字三傳惟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校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猒看如齊楚吳越諸處久精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籍田等處令人猒看左氏必

不解是邱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横意思史記却説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邱明左邱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同上

三傳精疎不同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説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同上

三傳互有得失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公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多訛謬同上

三傳各有優劣左氏不是儒者只是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公穀二子却是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不得語鄭重同上

擬春秋自論語記於聖門之高弟而後國語新語皆以語命名自文選集於蕭梁之東宮而後文粹文海皆以

文命名然則後代史家典冊多以春秋命名者豈非因孔子春秋而作歟春秋果何為而作為褒貶而作也一字之褒煖然如春一字之貶凄然似秋因其名以究其義蓋欲公褒貶於萬世而示後以不容犯之直筆柰何後世春秋之目何其紛紛耶虞卿乃戰國説士著書八篇名曰虞氏春秋可矣愚不知譏刺得失果足以勸善懲惡否呂不韋乃陽翟賈人著書二十餘萬言名曰呂氏春秋可矣愚不知八覽六論果足以當一王法否乎

孔衍能著漢魏春秋而不能弭鄴郡之賊其視亂臣賊子懼為忸怩吳兢能作唐春秋而不能追太簡之譏其視顯微闡幽為有愧孫盛能撰魏武春秋而不能無放蕩之失其視片字為少惡至於吳均之有齊春秋鮑氏之有宋春秋蕭氏之二十國春秋武敏之三十國春秋其所以擬春秋者何義陸賈之楚漢春秋趙氏之吳越春秋習鑿齒之漢晉春秋其所以合春秋者何事吁故必有夫子而後可以任褒貶之責彼庸庸碌碌手段而

敢於作春秋哉嗚呼是皆未知吾夫子不獲已之意也

乾隆御覽之寶

羣書考索别集卷十一